

伟哉 兵法绵亘千古 壮哉 孙武日月同辉

——关于孙子兵法十三篇透析

张继国¹ 张屹²

(1.青岛海军潜艇学院,山东 青岛 266071 2.青岛大学,山东 青岛 266071)

摘要:《孙子兵法》五行更替,变幻无穷,机在其中,历来被列为“五经七书”之首,是一部璀璨斑斓,明鉴日月的奇书,它作战形式灵活机动,分合为变,注重理性思维,取天地万物之精华,独树一帜,灿烂辉煌,是一个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军事宝库。

关键词:兵法;孙武;十三篇

中图分类号: I2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3-291X(2011)19-0262-03

《孙子兵法》博大精深,数中有术,其智慧思想早已跨越时空,绵亘千古,成为人类永恒无价的瑰宝。今天,我们研究战争,探寻沙场制胜的内在规律,则需要古为今用,候时而来,顺阴阳之数,应节为变,审藏用之机。本文透析《孙子兵法》奥妙,略抒管见。

一、《孙子兵法》五行更替,变幻无穷,机在其中,历来被列为“五经七书”之首,是一部璀璨斑斓,明鉴日月的兵学奇书

《孙子兵法》形成于中国春秋时代末期,始终作为战争谋略之书广为流传,为历代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所尊崇。三国时期曹操曾高度赞扬说:“吾观兵书战策多矣,孙武所著深矣……审计重举,明画深图,不可相诬”(吴汝高《孙子兵法浅说》,5页)。日本更是把孙武称为“东方兵学的鼻祖”,而把《孙子兵法》看做“兵学圣经”和“世界古代第一兵书”。公元1772年,《孙子兵法》传至法国,备受关注,威震欧洲的拿破仑在战争中经常批阅《孙子兵法》。不可一世的德皇威廉二世兵败后看到此书,顿足叹息道:“真可惜二十年前没有阅读这本书。可见若要早读此书,德国在一战中或许不是那种结局,当然,这不过是设想而已。”

历史上,通常都把孙武誉为“兵家”或“兵权谋家”。然而,战争是政治的继续,大凡著名军事家,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而至纯于军事。只要涉猎战争,就必然要影响政治,表面看是基本特点,实质上是自然规律。

春秋时期,奴隶制已经瓦解,封建所有制悄然诞生,并以强劲之势迅猛发展。如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诸侯王统治,开疆拓土,雄霸一方,其政治必然表现在争夺与反争夺,

压迫与反压迫上。那么,继续这种政治的战争,只能是列国群雄在中华大地这一巨型舞台上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,共同演绎“春秋无义战”。但是,连年不断的战争,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,也唤醒了人民的觉悟认识,为此,孙子极力主张“慎战”。并在《计篇》开宗明义:“兵者,国之大事。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“兵”的内含很广,指兵器、军械、兵卒,也可指战争或武装斗争;“国”是指国家。在阶级社会里,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关,是政治实体,军队是保证国家权力的武装集团。“政之所兴,在顺民心;政之所废,在逆民心”(《管子·四顺》),因此说,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,是古今不变的客观规律。

一个国家的政治主张和内外政策正确与否,对于事物成败,国家存亡至关重要。经济是基础,政治是灵魂,这是《孙子兵法》的精神所在。帝王的军队是暴力统治的工具,是对外侵略扩张的象征,为此,军中的官兵关系、管理制度、作风纪律,无不表现出严酷的鞭挞和杀戮。然而,孙武则反其道而行之,他在《地形篇》中明确提出:“视卒如婴儿,故可以与之赴深溪;视卒如爱子,故可以与之俱死。”古人云:“军井未成,将不言渴;军灶未成,将不言饥;军账未成,将不入室。”讲的都是官兵一致,身先士卒,爱兵如子的箴言。当然,爱兵决不是放纵管理,“厚而不能使,爱而不能令,乱而不能治,譬若骄子,不可用也”,孙子治军之道,宽严皆度,深知娇兵无用,散兵必败之理。

计源于数,谋出于情。《孙子兵法》在“术”与“数”的关系上,通中有变,变中有通,通变合一。其中“数”是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,是第一位的。而形成主观计谋之“术”,是无穷之“数”在大脑中的反应,是第二位的。“数”产生“术”,“数”决定“术”,“数”变则“术”异。孙子利用大量的“数”,思维运筹,合

收稿日期 2011-04-07

作者简介 张继国(1957-),男,山东济南人,教授,大校军衔,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张屹(1986-),男,山东青岛人,硕士研究生,从事诉讼法学研究。

成精确之“术”，令人信以为“神”。吴王问孙子曰：“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，孰先亡，孰固成（谁能强盛）？”子曰：“范、中行氏先亡。”“孰为之次？”“智氏为次”“孰为之次？”“韩、魏为次，赵毋失其故法（使民之法），晋国归焉（晋国将归于赵）。吴王问对孙武时，鲁国季孙、孟孙、叔孙氏“三分公室”，齐国田成子“专齐政”，晋国亦处于“政在家门”、“公室将卑”（《地形篇》）。公元490年，韩、赵、魏、智四卿，灭了范、中行二氏，不久再灭智氏。从此，韩、赵、魏分掌晋国政权，“三家分晋”局面形成。

孙武虽然没有料到“三家分晋”，但对范、中行和智氏的灭亡次序，预测得相当准确。这是充分把握客观“数”理，从而作到心中有“术”。孙武非常重视社会的发展动态，对于战争更是呕心沥血倾注毕生智慧，精心打造。他在兵法中，反复论证当时战争的脆弱性。认为，有时一个会战，或者一个战役，就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。古时战争，在空间上没有很长的战线，在时间上更难持久对抗或拉锯式反复激战（如晋、楚城濮之战是当时较大会战，其结果一战定乾坤）。所以，当时的战争和战斗没有严格界线，其战略和战术也往往合二为一，这正是《孙子兵法》的一大特点，深研细读，其理自明。

二、《孙子兵法》体系完整，结构合理，有攻有防，进退自如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是一个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军事宝库

孙武对于战争与和平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他警示人们对此必须作好两种准备：“故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也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”（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），其意指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，不能寄希望敌对势力不来“算计”我们，要靠自己清醒的头脑，全面准备，才不会发生不利的事。他认为，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发动战争的基础上是不可靠的，只有估计对方可能发动战争，也可能不发动战争，而作了战争准备才能游刃有余，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敢进攻这一点上是非常危险的，只有考虑对手可能进攻，也可能不进攻，而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使其攻不垮、打不烂才能稳操胜券。

诸多事物往往相互依赖或相互斗争，并以决定事物的生命，推动事物的发展。孙武善于利用联系的观点，始终把非武装斗争放在首位，即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。如公元前334年，越王无疆伐齐，齐王觉察后，立即派辩士去见越王说明伐齐不如伐楚更为有利。越王为之所动，舍齐而伐楚。结果为楚所败，齐因此得全（《资治通鉴》卷1，65页）。“伐交”是针对敌方阵营展开外交斗争，分化瓦解敌人的盟国站到自己方面来或保持中立，陷对手于孤立之中。“伐兵”是用兵力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，就是“伐兵”也需要非武装斗争方式相配合。至于“攻城”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对于战争，首先应在战前揭露敌人的阴谋，提高人们的警惕；其次在外交上争取主动，充分利用内部条件，使敌人不易发动战争，对一切情况的发展，都要作最好的努力，作最坏的打算。努力“最好”增强信心，打算“最坏”防止意外，所谓“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杂于利，而务可信也；杂于害，而患

可解也”（《九变篇》）。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不准备应付突发事件，而祈求和平是一相情愿。对于凶狠的敌人，决不能简单地用“说服”的方法使它改变性质，更不能企图用空话、大话去吓倒它，有效的办法只能用自身的实力去震慑它、对付它、制服它。

孙子在研究瞬息万变的情况时，既看到事物的有利因素，又考虑各个方面的不利环节，面对利害关系，权衡主次轻重。与此同时，他对战争胜败的因素列举了“五事”即“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”（《计篇》）。这五种事物为战争大事，是同敌人作比较的内容，和平时期也是武装力量的建设要务。其中的“道”是“全民与上同意者也”，具有极强的政治性——政治信仰和政治灵魂。此外，孙武还明确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，主要表现在敌对双方土地大小的“度”，物产丰富与否的“量”，军队多少的“数”，双方力量优劣对比的“称”，最后决定战争的“胜”。提出“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”（《形篇》）的基本结论。又说：“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馈粮，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”（《战篇》）。由此可见，长期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和依赖非常严重，“故明君慎之，良将警之。此安国全军之道也”（《火攻篇》）。

《孙子兵法》强调，总体战争藐视敌人，具体作战重视敌人。即“夫霸王之兵，伐大国，则其众不得聚；威加于敌，则其交不得合。是故不争天下之交，不养天下之权，信己之私，威加于敌，故其城可拔，其国可毁也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其原则是：“以吾度之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益于胜败哉？”（《虚实篇》）了了数语，霸气十足，字里行间显示出一个军事统帅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，敢于胜利，善于胜利的雄伟气魄。然而，对具体作战行为，孙子则细之又细——微，慎之又慎——精，提出“非利不动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，合于利而动，不合利而止”（《火攻篇》）。他又在《行军篇》中强调：“兵非益多也，惟无武进，足以并力、料敌、取人而已。夫惟无虑而易敌者，必擒于人。”其中“武进”是但凭勇猛，不知计谋料敌。“并力”意为集中使用兵力。从而把弥天大勇与落叶知秋在战争的天平上有机地结合起来。

在作战方式上，《孙子兵法》强调攻防兼备，但主要侧重进攻、速战速决和运动战。“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”进攻敌军应以“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”（《谋攻篇》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就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作战，即“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”（《谋攻篇》）。至于攻防关系应当是“善守者，藏于九地之下；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葆而全胜也”（《形篇》）。这里把进攻的根据放在力量的绝对优势之上，而对防御则建立在兵力的劣势之中。“兵之情主速，乘敌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”（《九地篇》）然而，战争中要避开敌人坚实所在，迅猛击其薄弱环节。进攻战的基本要领是“其势险，其节短。势如彘弩，节如发机”（《势篇》）。致使进攻快速而突然，短促而猛烈，人人英豪，个个欲战，一声令下，勇往直前。决心之节，只存在于方寸之间。

进攻利于速决，而不利于持久，不但战略上不宜持久，就

是战术上也要神速。“其用战也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。”（《作战篇》）为此，战争要求“拙速”，进攻无需“巧久”。所以，“并敌一向，千里杀将，此谓巧能成事者也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另外，作战计划当随敌情变化而变化，“践墨随敌，以决战事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只有这样才能“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拒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但是，要调动敌人，必须造成一种态势，即“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”；“我不欲战，画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”（《虚实篇》）。若达到如此境界，玩敌于股掌之中，则必须“以利动之”或“攻其所必救”。从而调动一切敌人，造成可乘之机，一举歼灭之。

三、《孙子兵法》强调灵活机动，分合为变，注重理性思维，取天地万物之精华，独树一帜，灿烂辉煌

《火攻篇》中明确提出：“发火有时，起火有日。时者，天之燥也；日者，月在箕、壁、翼、轸也。”对于地形、地势、地貌他更是探讨入微，“凡用兵之法，有散地，有轻地，有争地，有交地，有衢地，有重地，有圯地，有围地，有死地”（《九地篇》）。九地的核心是九地之变，屈伸之利，人情之理。然而，“九地”不是九种自然地理环境，而是研究战争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形势。这种形势是由政治、社会、人文情况的不同并结合自然地理条件而形成，它必将对作战产生作用，极大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发挥，三军统帅必须随机应变，左右逢源，明察秋毫。

作为指挥员除具有坚强的意志外，还要时时审视自己，不断克服弱点。即“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；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”，所以，“胜可知而不可为。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”（《形篇》），这里详细分析了攻守对抗的计算方法。同时极力消灭自身劣势方面，让其立于不败之地，然后抓住对方失败的契机，进行主观能动的较量，在事实上表现出主动和被动。对此，指挥的精确高超，无疑可以变劣势为优势，化被动为主动。孙武指出：“故形人而我无形，则我专而敌分。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而敌寡，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。”（《虚实篇》）主观的能动虚实，造成敌人疲于应付，防不胜防，漏洞百出。“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”（《虚实篇》）。若掌握战争主动权还要不断制造假象，迷惑敌人。因为，矛盾处处皆有，只要合理利用，总会有所作为。那么，怎样才能让对手做出错误的判断？《孙子兵法》中列举了三种方法，可见

一斑。一是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不近——“示形”；二是退避三舍，卑而骄之，令敌人争功冒进，盲目乐观，轻举妄动——“示弱”；三是如此之怒，不怒而怒，让敌发怒，使其暴跳如雷，不吐不快——“示怒”。“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作之而知动静之理，形之而知死生之地，角之而知有余不知之处”（《虚实篇》）。从而因机而动，先机制敌，掌握战场主动权。

战争中为争取主动权，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，“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合军聚众。”行军打仗，决不能墨守成规。所以，“塗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”（《九变篇》）。优秀的指挥员对三军将士，“携手若使一人”，上下一致，内外相应，进退有距，“纷纷纍纍，斗乱而不可乱也；浑浑沌沌，形圆而不可败也”（《势篇》）。带兵打仗，灵活机动，造势至关重要。“故善战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。任势者，其战人也”（《势篇》）。制造态势，因利而制权，制造有利形势，也就是形成有利战机，使战斗员“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”居高临下，迅猛异常，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。

行军有快慢和动静之分，孙武的标准是：“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掠如火，不动如山，难知如阴，动如雷震。”（《军争篇》）这样才能有效地运用战略战术，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，治气、治心、治力、治变。所以，《孙子兵法》的韬略在于有效制敌。“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”（《虚实篇》）。当然，这里将帅的作用，条件和修养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，国家的安危。为此，一名良将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，全面的才能，完善的性格，高度的责任感，使命感和优良的作风。

就军事而言，孙武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唯物唯实。“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”（《用间篇》）。用不同战法适用不同战况是辩证的统一。有一利，必有一弊，趋利避害是战争的基本法则。“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”（《作战篇》）。对战争的分析，总要从看得见、听得清、摸得着的客观现象出发，去揭露和把握隐藏其背后的事物本质。通过“逼近”与“远隔”的不同情况，从而发现“安静”和“挑战”的实质。《孙子兵法》以形成定律，作之而观动静，始之而生灵活，泱泱如大河奔腾，涓涓似细流漫淌。伟哉，兵法生命，绵亘千古；壮哉，孙武光芒，日月同辉。

[责任编辑 王晓燕]